

夏天

蒋一谈 / 著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SUMMER

夏天

蒋一谈 / 著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天 / 蒋一谈著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4. 10.

ISBN 978-7-5086-4719-7

I. ①夏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0667 号



著 者: 蒋一谈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 印 张: 7 字 数: 170千字

版 次: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: 2014年9月第1版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978-7-5086-4719-7 / I · 550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Jiang Yitan

蒋一谈作品

如果你的时间
值得去挽留
现在最好就开始游
免得沦为沉底的石头

——鲍勃·迪伦

目录

林荫大道	1
公羊	23
刀宴	55
马克·吕布或吴冠中先生	65
中国鲤	79
另一个世界	99
夏天	117
夏末秋初	141
鲁迅的胡子	169

林荫大道

博士论文答辩后的那个夜晚，她梦见了大海。她不是一下子掉进大海的，她一步步走进大海，意识非常清醒，海水有股异味，是老男人的味道。海浪不大，一波一波撞击着她，她的身体浮起来。

四周光影灰暗，她往前游，看见前方水面的漂浮物。漂浮物是一个个紧闭双眼的头颅，头颅在她眼前游荡，随波向前。她一眼就能认出，这些都是作古的大历史学家的头颅——司马迁、班固、司马光、陈垣、陈寅恪、郭沫若、范文澜、白寿彝……这些装满历史的头颅滑向海水深处，她伸手去抓，抓住的是一团团海草。

海草散发出腥味，腥味把她呛醒。她在黑暗里坐起来，默默问自己：你是古代历史学博士，你从历史那里学到了什么，悟到了什么？她不敢深想。

她买来纸箱，整理积攒了十几年的书籍。她在书柜底层发现了一本旧相册，里面夹着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照片。她在一张合影里发现了戴黑框眼镜、一脸平静的历史课老师，她对这位老师印象极深，因为他在第一堂中国历史课上直接告诉同学们，历史比我们大都大，历史无是非无对错，历史是最容易翻脸的。

他还说过：“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老，每时每刻都在成为历史，在我说话的这一刻，世界又变老了一秒钟，同学们，你们也可以说，在这一刻，世界又变老了一千年。”她和同学们非常喜欢听他的历史课。

她取出这张照片，看见照片背后这位老师亲笔留给她的毕业赠言：夏慧，学好历史能帮助我们读懂无情的含义，因为往事如烟。此刻，再读这句话，她突然想哭。

有人敲门。敲门的声音是男朋友苏明到来的声音。他是训诂学博士，现在一所国学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。三个月前，他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相识，随后两人开始交往。这些日子，他们虽没有过多的激情，但都认可对方的性情和生活态度，有一股微弱却又可感知的力量牵引着他们走下去。

苏明带来两个消息。他告诉夏慧，昨天去四环路看了一套一居室，虽是老房子，感觉还不错，每月房租 2200 元。她给苏明倒了一杯水，笑着点点头。“等有了钱，再换租一套两居室，这样你弟弟周末回来就能和我们……”苏明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发。夏慧很感动，她背对苏明，思忖着，要不要把母亲在北京做保姆的事情告诉苏明。迟早都要面对的，想到这儿，她鼓足勇气说道：“苏明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，我妈在北京一个家政服务中心工作，在别人家做保姆，快两年了。”

苏明有些诧异，随后就释然了。他看着夏慧的背影，说道：“你妈身体还好吧？”夏慧点点头。苏明接着说：“今天上午，导师告诉我，现在去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找工作很难，博士毕业生越

来越多了。”夏慧早就知道这种情形，但还是无法抑制失落的情绪在周身弥漫。

“夏慧，我朋友告诉我，他女朋友也是今年的博士毕业生，学中文的，发表了不少当代文学批评文章，已经确定去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，刚签了约。”苏明提高了声音，他在内心深处希望夏慧也能去这所中学试一试。

夏慧闭上眼睛，太阳穴部位的血管明显在鼓胀。她呼出一口气，她的呼气是颤抖的——想在北京找到好单位立足，没有特殊关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她心知肚明，只是不甘心。

“这所学校能解决北京户口，还提供一套两居室，房租非常便宜，只要在学校任教，这套房子就归自己使用。听说工资和福利还行，第一年工作，每月收入有四五千块钱。”苏明的语气逐渐平静下来，他想，陈述事实更有说服力吧。

夏慧咬紧嘴唇，手指微微发抖。这些年，读书再苦，思索再累，她真的从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某一天会成为一名中学历史老师。

“去中学当老师，有点委屈你的才华……我再想想办法吧。”苏明望着窗外的绿树枝，眼神是散乱的。夏慧慢慢转身，看着苏明的侧影，眼前这位文弱的男人是实实在在的，未来两个人很有可能生活在一起。此刻的感触让她心头一热，也为她增添了从未有过的勇气。

她把去中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很高兴，说有了北京户口，就是北京人了。她知道，北京户口只是解决了她的户籍，她

永远是徽州人。她希望母亲尽早回老家，今后弟弟在北京读大学费用由她来负担，再说父亲一个人在家乡小镇守着也很不容易。

母亲听完她的话哭了。这两年，虽然身在北京，他们一家三口半个月才能见一面，没有自己的房子，街边小饭馆和公园是他们固定的见面地点。母亲老实，很少用主人家的电话联系女儿和儿子，也让姐弟俩少打来电话，怕主人不高兴。母亲只说过一次，这家主人是一对老夫少妻，住在一幢大房子里，花园非常大，养了两条大狗。

弟弟又长壮了。他双手抓住公园里的单杠，一用力，身体腾空而起，随后在上面连续翻转。母亲高兴起来，把剥好的瓜子放在女儿手中。母亲问她和苏明的关系，她说还好。

母亲又说：“可靠吗？”

夏慧看着母亲，笑着点点头。

“听你说他是从农村考出来的，家里负担重吗？”

“我没问过。”

“妈担心你将来负担重，太累。”

“没什么……”

“等你有了孩子，我来北京帮你带。”母亲握着她的手说。她感觉母亲的皮肤比几个月前滑润多了。

母亲眼望前方，说了很多话，说的都是充满喜悦和憧憬的话。她掏出手机，让母亲给家政服务中心打电话，说下个月就不想继续做工了。母亲笑着接过手机。

看着母亲和弟弟坐上公共汽车，她才转身往回走。她一边走

一边想，再过些时日，她就去订火车票，再陪母亲好好玩一玩。可是事情并没有如期发展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这家主人恳请她别走，实在不行，就再多做一个月工，付给她三个月的薪水。夏慧坚持让母亲回去，母亲说：“我在这家待了大半年，女主人对我很好。他们夫妻俩后天去夏威夷度假，十几天后就回来了。妈这次听你的，等他们回来我一定走，不过眼下他们家里的两条狗需要人照顾，其他倒没什么事。你放心，我不累，把两条狗看好就成了。”

夏威夷，美丽而遥远的海岛。夏慧叹口气，心里不太好受。

炎热的空气笼罩着北京城。夏慧挤上公共汽车，双手抓住的是汗涔涔的扶手。车上的空调坏了，乘客焦躁不安，显出疲惫之态，车厢里的空气可想而知。一个男人紧贴着她的后背，左右都是人，她只能尽力往前移动，扶手顶疼了她的小腹。她咬紧嘴唇忍着，让心绪静下来，今天下午两点，她将要站在学校讲台上试讲。

身处令人窒息的环境，一定要多想愉快的事情，这是积极的心理暗示。她首先想到未来的两居室房屋，一间是卧室，一间是书房，书房里有两张并排放的书桌，她和苏明在灯下一起工作。她轻轻舒口气，脸上有了笑意。

老师们坐在台下书桌前，她站在讲台上，有些紧张，因为没有老师告诉她今天试讲什么课。前排一位精干的女老师笑着对她说：“我们不给你画圈，你随便讲，别紧张。”

夏慧镇静下来，顺着思绪说道：“今天站在公交车上，我有

很多感触。看着车流和人群在热气腾腾的街道上穿行，我想起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过的话：‘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，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；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，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！’”台下的老师有的慢慢点头，有的挺起了脊背，神情更专注了。“梁先生曾这样设想过，北京的城墙，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，可以砌花池；夏季黄昏，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；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阅览室、茶点铺。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”夏慧听见老师们的叹息声。

试讲又进行了几分钟，刚才说话的女老师举了举手，站起来对夏慧说：“今天的试讲就到这里，你回去等我们的通知。谢谢你。”夏慧往楼下走时，听见身后两位老师的悄悄话：“这孩子口才很棒，眼界很宽。不错！”她想了一会儿，给苏明发去短信：顺利。坐上回程的公交车，夏慧突然很想见见母亲。母亲一个人待在一幢大房子里，她想去看看；再说现在没有学业在身，她也想分担一下母亲打工的辛劳。

六环外的北京城，空气明显清新许多。城里的树稀稀落落，城外的树才有可能排成林，哪怕是小树林。一路上，夏慧接到母亲好几个电话，每次都是这句话：到哪儿了？女儿要来了，母亲的声音是愉悦的。

转乘三次公交车后，夏慧抵达了目的地，她询问路人，找到这片别墅区，没有发现别墅区的入口；继续往前走，耳边是知了的鸣叫，眼前低飞着小鸟，前方一片郁郁葱葱的高大树林，吸引

着她的脚步。

她走过去，越接近树林，光线越发显暗，耳边回响着奇怪的声音。她放慢脚步，一个宽阔的绿荫世界出现在眼前——不，是一条幽深大气的林荫大道，一条风、小鸟和树叶不停说话的林荫大道，树枝遮天蔽日，成群的鸟在穿梭，鸣叫的声音很大，一点儿也不刺耳。夏慧抬起头，睁大眼睛，看不见一片云，风轻抚她的后背，似乎在说：“请往里面走。”夏慧不由得感叹，这是她此生见过的最壮阔的林荫大道。

现在，林荫大道上只有她一个人。别墅大门在大道尽头，她一步一步走过去，走了七八分钟，走了将近五百米。身穿制服的门卫站在门口，腰板挺直，神情严肃，夏慧有些怯意，稳了稳情绪，说出了门牌号，然后给母亲打电话。门卫接过夏慧的手机，核实地址后，拿出对讲机招来一辆两排座的敞篷电动车。他对开车的同伴说：“送这位女士去 1016 号别墅。”夏慧坐上电动车，刚才紧张的情绪得以舒缓。

这是一片寂静异常的别墅区，每幢别墅都是一个独立的隐秘世界，夏慧恍若身在异境，分不清眼前的建筑是北美风格，还是欧洲风情。她望着电动车司机的后背，轻声问道：“这里的别墅挺贵吧？多少钱一平米？”

“不按平米卖，每栋别墅平均价格 3000 万元吧。”

夏慧摇摇头，倒吸一口气。她看见了母亲的身影，招了招手。母亲在空中挥动双臂，一脸喜悦。夏慧向司机道了谢，拉住母亲的手，随母亲走进。左右两边是绿莹莹的草地，两条狗正在那

儿玩耍，看见了夏慧，一起跑过来。

“慧慧，别怕，这两条狗很乖，不咬人。”母亲笑着说，指了指白色的狗，“它是萨摩耶，名叫爱疯。”

“爱疯？”夏慧很诧异。

“女主人起的，她说自己是苹果控。”

夏慧忍不住笑了，“妈，是 iPhone 吧？”

“对！是个外文名字，我念不好。”

“这条黑色的狗叫什么？”

“不是黑色，是巧克力色，它叫微软。”

夏慧笑出了声。

“慧慧，他们咋就喜欢给狗起这样的怪名字？”

“妈，微软可是世界顶级公司的名字。”

“我不懂，刚开始念起来不顺口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”

“爱疯，微软……”慧慧再次摇头笑了笑。

“这是拉布拉多犬，巧克力色的很少见。”

“妈，你懂得真多！”夏慧笑着说。

夏慧在客厅沙发上坐下，母亲端来一杯水。这一刻，她感觉自己像个客人。“妈，你在这儿累不累？”

“不累，吃的、用的都挺好的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惦记你爸，我还真舍不得这户人家，他们对我挺好的，每天就是买买菜，遛遛狗，洗洗衣服，打扫打扫卫生。他们家房间多，卫生打扫起来费点劲。”母亲说话时一直在笑。

夏慧站起身，环视四周，墙上挂着好多油画，还有女主人的

照片。女主人年轻漂亮，充满朝气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她比你大两个月。对了，他们夫妻俩相差 26 岁呢。”夏慧往前移步，沉默不语。

“上面还有两层，最上面是一间阁楼，还有一个大露台。这边出门就是游泳池，快来看看。”母亲推开门，向夏慧招手。游泳池又是一间玻璃阳光房，屋顶外面是茂密的树枝，点点阳光洒在水面，洒下一片迷离的幻境。

“慧慧，你想游泳吗？”母亲小声说。

夏慧抿嘴笑了笑。

“想游就游，反正也游不坏池子，游泳池每半个月换一次水，每周消毒一次，都是我来做的。”

“我没带泳装。”

“泳装？女主人从来都是……”

夏慧知道母亲想说什么。她蹲下身，在水面看见自己的脸。她把手指伸进水里，轻轻划动着，她的脸慢慢消失在水里。

傍晚时分，母亲喂完两条狗，对夏慧说：“过一会儿，它们俩就该拉屎了。”

“去哪儿拉屎？”

“就在院子里。院子大，得一条一条遛，要不然就不知道它们把屎拉哪儿了。那天它们两个一起跑出来，我跟不上，只能在草丛里到处找，还踩了一脚，可把我难为坏了。这院子前后都是草，太大了！”

“妈，我能帮你吗？”

“能啊！你看一条我看一条，”母亲一边说，一边递给女儿塑料袋，“把屎抓进袋子里扔掉就行了。”

爱疯和微软一前一后冲了出去。夏慧紧跟在爱疯身后，感受到绿草的气息。爱疯拐着弯飞跑，不时停下来低头寻味，围栏旁边的树丛遮挡了它的身影，夏慧弯下身才能看见它的四肢，爱疯扭头看一眼夏慧，开始顺着草丛跑，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“iPhone！”夏慧喊了两声，觉得自己的英文发音好滑稽。母亲在远处说：“爱疯可能躲假山后面了，它喜欢在里面拉屎。”夏慧跑过去，正好看见爱疯弯曲后腿，紧闭嘴巴，尾巴向上翘起。母亲大声提醒说：“爱疯拉屎的时候千万别说话，要不然它会紧张！”

夏慧用手背擦去额头的细汗。她从小爱狗，可是眼前的这条狗带给她巨大的陌生感。她把塑料袋套在手上，抓住草丛里的条状狗屎，手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热。长这么大，她还是第一次抓狗屎，有点恶心。她屏住呼吸，快速翻转手腕，提起塑料袋就走。

她把塑料袋扔进门口的垃圾桶，在台阶上盘腿坐下。母亲打开水龙头，拽直橡皮管，给草丛喷水，动作非常娴熟。半空中，细小的水珠潇洒飘落，映照出夕阳五彩的光影。夏慧想起童年，想起家乡向晚的彩云和小河里的嬉闹。她不敢相信此刻已非昨日。有时候，她真希望有时空隧道，能帮助她回到过去，此生此世就以小女孩身生活。

吃完晚饭，夏慧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的木椅上。天空是浅淡的灰蓝色，几颗星星在稀疏的云层后面露出了脸。她想和母亲说话，可是开头说什么呢？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她把头靠在母

亲肩头，母亲摸了摸她的头发，说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你都快三十了，真快啊……”她又能说什么？她有些伤感——母亲老了，这些年她一心读书，疏于装扮，也显得老了。每个人都在想象未来，夏慧似乎也能看见自己的未来。

母亲打起了呼噜。夏慧很久未和母亲同睡一床，有点不习惯。她轻手轻脚下床，拿起手机走到客厅。她想给苏明发条短信，随后又作罢了。她不经意间看见幽蓝的光影在眼角晃动，那是月光投在游泳池水面的倒影。

她走过去，推开门，忍不住大口呼吸，仿佛置身于热带雨林的岑寂夜晚。母亲的呼噜传入耳际，夏慧沿着池边坐下，小腿有节奏地轻划凉爽的池水，整个身体都在微微发抖。

她想游泳。她脱去T恤衫，在池边站了一会儿，又脱去了内裤。她从未体验过裸泳，从未想象过会有这样的夜晚——水世界，眼前的水世界，夜晚的水世界，月光下的水世界，覆盖自己又托起自己的水世界。这一切，何时想象过？又何时在内心深处浮现过？如果没有体验，压根儿就想象不到。这一次，夏慧相信了。

她只会蛙泳。她担心水声吵醒母亲，尽可能压着水花，身体不能够完全放松。她伸展四肢，躺在水面，望着头顶的玻璃天花板，月光洒在手臂和大腿上——她在想，如果现在和苏明一起游泳，会是什么感觉？此刻，隐隐的激动在体内涌动，她眯上眼睛，下意识地夹紧双脚。如果苏明在这里，他又会怎么想？眼前的水世界会挫伤他的自尊心吗？她感觉自己像一条鱼，一条月光下怅